

開放文學 – 英雄傳奇 – 飛龍全傳  
第四十九回 丁貴力戰高懷德 單珪計困趙匡胤

詩曰：黃紙君王詔，青泥校尉書。  
誓師張虎落，選將擢犀渠。  
霧暗津蒲濕，天寒塞柳疏。  
橫行十萬騎，欲掃虜塵餘。

右錄僧皎然《從軍行》

話說周世宗高平得捷，遂欲席捲長驅，掃除北漢。遂以岳元福符彥卿為前鋒，自與趙匡胤、劉詞、王朴等統大軍繼進，車駕自潞州起程，直趨晉陽，號令嚴明，所過地方，秋毫無犯。百姓簞食壺漿，以迎王師。此言按下不提。

再說北漢主劉崇敗歸晉陽，收養敗卒，備治甲兵，修固城池，提防周兵侵犯。那遼將耶律奇與楊襄，領兵從忻州走歸晉陽。劉崇遣王得中護送歸國，並求救於契丹主。得中領命，與耶律奇楊襄齊出晉陽，至遼邦，入見契丹主，奏其高平之敗，北漢主苦無援兵，幾喪性命。懇求大王另發援兵，以報其讎。契丹主聞奏，連連嘆道：「若使趙延壽在，豈致有如此之敗？」遂召楊襄責之道：「汝為先鋒，安得坐視成敗而至於此？」楊襄不能答。契丹主下命，囚之獄中。先令王得中回國報知漢主，吾當親自來援。王得中辭別自回。

卻說世宗大兵來到河東，扎營城南，分遣諸將攻打晉陽，旌旗環繞，劍戟縱橫，連營四十餘里，金鼓之聲，震動原野。劉崇聽得周兵攻城，亦分撥諸將堅守，專待契丹兵到，然後交鋒。不意王得中自從大遼回來，到得中途，被伏路周兵捉住，來見世宗。世宗釋其縛，賜以酒食壓驚，因問道：「汝既乞師於契丹，知他幾時兵到？」王得中道：「臣受漢主之命，送楊襄等歸國，祇盡此事，其他非所知也。」世宗笑而答之，令其退居別營。有偏將對王得中說道：「主上待公不薄，公宜思所以報之者，今日若不實告，倘契丹兵至，公安能自全乎？」得中嘆道：「吾食劉氏之祿亦已久矣，且有老母在於國中，若以實告，周人必發兵守險以拒遼兵，如此則國家俱亡，吾心何忍，寧殺身以全國家，所得多矣。」是夕，乃自縊而死。次日，報知世宗。世宗嗟嘆不已，令軍士擇地厚葬之，題曰北漢忠義王得中之墓。

忽報契丹主親自提兵出忻州而來，聲勢甚銳。世宗召諸將說道：「劉崇無以為恃，專待契丹救兵，為夾攻之計。誰敢領兵先破契丹？則劉崇不足為慮矣。」祇聽得帳下一將應聲而出道：「小將不才，願領兵一往。」世宗視之，乃人將史彥超也。世宗大喜，即令彥超領所部之兵，與前鋒符彥卿合兵抵敵。

二將得旨，領兵殺奔忻州而來。契丹也先得報，領兵與符彥卿對陣。兩邊排開陣勢。符彥卿出馬，謂契丹主道：「前日高平之戰，殺得劉崇望風而逃，汝契丹如何不來救他？今天兵到此，汝反來尋死耶？」契丹也先聽了大怒，罵道：「不知進退的賊，休得多言，今日吾親來取汝之首！」言罷，拍馬揮刀，直取彥卿。彥卿正待出戰，背後史彥超見了大怒，厲聲喝道：「休得逞強，俺來也！」縱馬搖槍，與也先接戰。二人殺在當場，鬥在一處，大戰有五十餘合，也先詐敗，兜回馬，跑歸本陣。史彥超要見頭功，拍馬來追。後面符彥卿催兵掩殺。史彥超深入重地，卻被也先開弓架箭，一矢射來，史彥超躲閃不及，正中面門，翻身落馬。也先勒回馬來，再復一刀，可憐價戰英雄，今日死於非命。後人有詩以惜之：

鏖戰遼兵血刃紅，斬堅深入盡孤忠。

行人回首頻相問，猶見將軍昔日雄。

契丹也先既斬史彥超，復催大軍望後殺來，符彥卿奮力接戰。二人戰了百餘合，勝負未分，時已日暮，兩邊各自收兵。

次日，報馬報於世宗道：「史彥超被箭射死。」世宗嘆道：「戰敗一陣，不足計較，可惜折吾一員勇將，是可傷也。」即下旨，令諸將往戰契丹，定要與史彥超報讎。趙匡胤進前奏道：「河東待亡之寇，旦夕可破，契丹雖擁重兵，特為觀望而已，一時決不敢進戰。為今之計，陛下可令兵馬阻住契丹，勿與之戰，一面先攻晉陽，晉陽既下，契丹不戰而走矣。」世宗允議，督令諸將盡力攻城。

那劉崇見契丹救兵不到，周兵攻城甚急，心甚驚懼，舉止無措。親軍使丁貴進言道：「主公勿懼，臣雖無能，願領本部人馬出戰，務要殺那周將，以遂生平之志，以分主上之憂。」劉崇道：「周兵這等勢猛，汝豈可出城輕敵？」丁貴奏道：「將在謀而不在勇，若臣退不得周兵，再作商議。」劉崇允之。那丁貴乃山後人氏，號為三手將軍，使一口大刀，有萬夫不當之勇，劉崇倚為心腹之臣。次日，丁貴領兵一萬，放炮開城，擂鼓鳴金，搖旗吶喊，結陣請戰。世宗見晉陽有兵出來，即便親出，左有高懷德，右有高懷德，三匹馬立於門旗之下。對陣丁貴，左首李存節，右首陳天壽。那高懷德看見，拍馬先出，大罵：「賊奴！還不早降，尚敢拒敵耶！」丁貴大怒，更不打話，拍馬提刀，直取懷德。懷德挺槍，赴面交還。兩個搭上手，好一場大戰。怎見得：

二將陣前相鬥，兩下交鋒無可阻。這個似搖頭獅子下山岡，那個如擺尾狻猊尋猛虎。這一個真心要定錦乾坤，那一個實意欲把江山補。從來惡戰見多番，不似將軍能威武。

二將真是棋逢敵手，將遇良材，大戰百十餘合，不分勝負。那劉崇同著左右正在城樓上看戰，一眼見了世宗，便令白從輝放箭。從輝拈弓搭箭，嗖的一矢，正中世宗坐馬，那馬亂跳起來，把世宗掀翻下馬。陳天壽看見，一馬飛出，提槍來刺。匡胤大喝一聲：

「休傷吾主！」綽起九耳八環刀，望陳天壽劈來。天壽忙把槍來一架，早把虎口震開，不敢交鋒，逃回本陣。那南陣上飛出董龍董虎等，將世宗救起。又有張永德鄭恩等，聞知南北大戰，各出精兵來助。丁貴見南兵蜂湧而來，情知寡不敵眾，難以取勝，祇得回馬收兵，走入城內。懷德追到河邊，見弔橋扯起，方始回兵。世宗謂匡胤道：「今日若非二御弟眼快，幾被北軍所算，此功莫大焉。」匡胤道：「今後陛下但當保重，不宜輕敵，自蹈危險之地。」世宗斂容而謝，遂命軍中擺宴賀功。按下不提。

再說丁貴進城見了劉崇，甚言周兵勢大，兼之將士勇猛，實難對敵。劉崇道：「今日孤在城上看戰，足勝高平之役，然救兵不至，如之奈何？」丁貴道：「臣聞契丹屯扎忻州，被周兵阻住，彼亦但為觀望之計，誠不足為之倚靠也。今河東單珪令公，擁重兵在絳州鎮守。此人智勇兼備，善於用兵，主公即當調回，可以退敵。」劉崇從其言，即差官密地往絳州召單珪。那單珪這日正在府中議事，見劉主差官來召，即日與四子帶領精兵三萬，來救河東。兵到鳳凰山，扎下營寨，離晉陽有三十餘里。當日單珪與四子商議道：「前聞劉主大敗於高平，將士喪氣，祇因趙匡胤英雄無敵，高懷德勇冠三軍，手下強將極多之故耳。汝等與之交鋒，須要小心在怠，勿失銳氣。」長子守俊答道：「父親莫長他人志氣，滅自己威風。孩兒明日交戰，務要活擒匡胤，以顯英雄。」是日無話。

次日，報馬報入南營。匡胤進道：「臣願領諸將一行。」世宗大喜。匡胤同了眾將，領兵至鳳凰山下，兩邊擺開陣勢。單珪帶了四子，一馬當先，大罵：「周兵不知進退，尚敢領兵會我，欲速死耶？」匡胤拍馬揮刀，大怒道：「河東亡在旦夕，汝尚不知死活，阻逆天兵。我誓必擒汝，顯我陣上之名。」當有單守俊聞言大怒，一馬衝出陣來，拈槍直刺。匡胤舉刀祇一架，把槍一梟，守俊在馬上亂晃，兩臂多麻，說聲：「好利害的匹夫！」連忙抽回槍，復又刺來。匡胤舉刀相迎。戰不三合，守俊招架不住，回馬便走。那單珪第二子守傑見兄敗回，大叫道：「待吾擒此匹夫！」一騎馬，一口刀，殺出陣來，與匡胤交戰。匡胤奮起神威，力戰守傑。三子守信見兄戰匡胤不下，縱馬搖槍，上前助戰，兩下夾攻。高懷德見了，拍馬挺槍，殺入陣來，將守信兵馬分為兩處。守信正待來迎，早被高懷德順手一槍，撥於馬下。四子守能殺來救去。守傑見不能勝，回馬而逃。北軍見匡胤懷德勇如猛虎，誰敢上前，都不戰而走。匡胤見北軍陣亂，匹馬單刀，衝入軍中，無人抵敵，軍士盡皆棄甲拋兵而遁。有詩贊云：

刀槍劍戟三千隊，鐵馬金戈一萬重。

斬將殺兵人莫敵，應教帝子顯英雄。

高懷德見匡胤奮力大戰，即便催動大軍，一擁衝來。北兵大敗，尸如山積，血似泉流。匡胤追了十里，方始收兵，所得糧草馬匹器械等物，不計其數。當時賞賜軍士已畢，差人報捷世宗。

那單珪敗退有十五里，方纔立住營寨，計點軍士，折去大半，現在帶傷的亦多。即與四子商議道：「我自來提兵，從未有敗，不意今日失此銳氣。觀趙匡胤之勇，果然名不虛傳。況有高懷德相助，難與對敵，如之奈何？」牙將劉武獻策道：「主將勿憂。某有一計，要擒匡胤易如反掌。」單珪道：「汝有何計，可擒匡胤？」劉武道：「離此五里，有一蛇盤谷，甚是峻險，裏面多是絕地，祇有一條小路可出。先令人準備石塊，埋伏兩支人馬於谷口。將軍臨陣，詐敗而走，把趙匡胤賺入谷中，將軍抄出小路，將石塊塞斷，外面用重兵困住，便可擒匡胤矣。」單珪聽了大喜，即命守俊守傑領三千兵，於兩下埋伏。自與守信守能重整人馬，至鳳凰山來搦戰。

匡胤聞知，引軍來迎。高懷德在馬上對匡胤道：「昨日單珪大敗而去，今日又來，其中必有詭計，將軍須要斟酌，勿墮姦謀。」匡胤道：「昨日之戰，已見其謀，諒此恃勇之夫，何足介意，吾今日務要擒他，方遂吾志。」於是兩軍相對。北軍旗門開處，單珪同二子出馬。匡胤道：「敗軍之將，還不早降，尚敢來尋死耶？」單珪道：「不必多言，今日吾特來擒汝，以消昨日之恨。」匡胤大怒，提刀出馬。北陣單守能手舉方天畫戟來迎。兩馬相交，雙器並舉，不上七八回合，守能回馬便走。單珪與守信舉著兵器，出馬抵住。匡胤力戰二將，不上十合，單珪詐作墜馬之勢，守信假意扶救，一齊往東北敗了下去。匡胤大呼道：「捉此老賊，勝斬百將。」拍馬來追，懷德隨後揮兵掩殺。匡胤此時已深入重地，又見北兵四分五落，放心追來，遙見單珪同著守信，兩個在馬上各棄頭盔，驚慌而走。匡胤把馬加鞭，部領人馬，星火般追來。看看追入谷內，忽前面不見了單珪父子，匡胤心疑，即令軍士探視路徑。軍士回報：「裏面多無去路，祇有一條小路，已有石塊壘斷矣！」匡胤大驚，情知中計，急令後軍速退。忽谷口伏兵齊起，重重圍住。匡胤率兵幾次衝殺，不能得出。懷德兵少，急救不及。匡胤部下五千兵，被北兵圍在蛇盤谷中。單珪又以重兵絕之，真個水洩不透，鳥飛不下。

懷德無可如何，祇得引所部之兵，奔回大營，見了世宗，奏知匡胤被單用誘敵之計，引入蛇盤谷中，不能得出。世宗大驚道：「二御弟全軍若陷，吾事休矣。」即敕東營張永德鄭恩領本部人馬，速救匡胤。世宗恐將士不肯用心，親自監軍。那晉陽城內劉崇，聽知單珪用計，已把匡胤困住，心中甚喜，即遣丁貴、李存節、陳天壽領兵二萬，屯於城外，與單珪彼此照應，為犄角之勢。當時世宗領兵來至鳳凰山，列開陣勢討戰。北陣上單珪橫刀出馬，大呼：「周兵還不速退，汝將趙匡胤，已被吾略用小計，困死谷中。汝等又來討死，意欲何為？」世宗聞言大怒道：「狂妄賊徒！好好撤去圍兵，饒汝一死，不然，便當屠戮汝等為肉泥，以消吾恨！」言未畢，一將涌出陣前，世宗視之，乃張永德也。永德拍馬拈槍，直取單珪。單珪掄刀來迎。兩軍吶喊，戰鼓如雷。二將大戰，約有百合，勝負未分。鄭恩在門旗下看戰，忍耐不住，提刀躍馬，上前衝殺。北陣上單珪守傑舉刀接住廝殺。四匹馬絞做一團，你爭吾鬥。戰至日暮，兩下人馬平折，各自回營。

世宗以匡胤不能得出，心甚憂悶。次日，命高懷德鄭恩領眾軍往谷口攻打。懷德與鄭恩引兵殺至山前，剛到半山，山上炮石弩箭，如雨點般打下來，眾軍如何得上？祇得退屯谷口。正待安營，忽聽谷口一聲梆子響，箭如飛蝗，喊聲大震，眾軍立身不定，懷德與鄭恩無計可施，引眾退回大營。世宗見攻打不進，更加憂悶，又遣馬全義、岳元福、劉詞等日日與單珪交戰，互相勝負，終無一策可救匡胤。因而世宗坐臥不安，寢食俱廢，祇是輪流遣將戰討攻打。不料北軍劉武又獻策於單珪道：「今趙匡胤困在谷中，周兵圍救，利在速戰。將軍祇宜堅壁以守，不消一月，谷中人馬絕了糧食，必盡飢死，何必與彼空較勝負？」單珪大喜，即下令軍士，堅壁不出。以此，世宗遣來的將佐，盡皆空回。

世宗知此消息，如坐針氈。將及半月，並無得救之計。鄭恩奏道：「陛下不必憂慮，臣願今夜拼死殺進，救出二哥。」世宗道：「此非眾將不肯盡心，實難攻打，所以不能救出。汝去徒然有損，亦何益耶？」張永德奏道：「陛下可出榜文，招募此處土人，有能熟知地徑，偷入谷中的，加以官職，便可救矣。不然坐守日月，谷中兵馬絕食，不惟不能救，更且難全其生矣。」世宗從其議，即出榜文張挂，招募熟知地徑之人。

其夕，世宗憂悶迨甚，寢不安枕，起身帶了幾個近侍，巡視諸營。時當秋初時候，涼風送體，月白星稀，夜色天街，雲華皎潔，正空水澄鮮，紅塵隔斷之景也。世宗巡視之間，忽聽營後有人作歌，世宗側耳聽之，甚覺慷慨凌雲，激昂動志，戛戛然抑揚傳清潤之聲，洋洋乎自命高一世之想。不爭有此一歌，有分教——絕地頓開生地，危機可致安機。正是：

雖離山谷牢籠計，難脫波濤淹沒災。

畢竟作歌者是何人，且聽下回分解。